

■花言峭语

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《风吹半夏》，除了剧情、表演等等看点之外，还有一个看点，而这个看点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：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追怀。

《风吹半夏》根据阿耐小说改编，讲述民营企业的“野蛮生长”，以及民营企业泥沙俱下的发家史。以其对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描述，以及对商业海盜时期的客观评判，得到了观众的肯定。故事背景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这个年代，敢于四处出击，明确地把“赚钱”当做目标的，是最先感受到时代变化的人，也是最先利用规则的缝隙，在灰色地带博弈的人。这个时代不完美，这些人也充满瑕疵，但只有真实展现这种不完美，才是最好的记录，也是最好的追念。毕竟，人吃了十个大饼才饱，不能仅仅归功于第十个大饼，也要考虑到前面那九个或许很难下咽的饼子。

既然要真实展现，服化道的任务也就非常繁重。要找到旧日的服装用

具，要考证当时的流行文化，要给足年代感，才能让故事和主题更显自然。所以，在《风吹半夏》里，我们看到了很多九十年代的物品，比如那种港风装扮，牛仔服、大垫肩的衣服、头箍，以及看起来像是尼龙制品的毛衣。

服装之外，流行文化也是时代感的重要一环。在《风吹半夏》里，出现了许多金曲，例如童安格的《忘不了》、李翊君的《萍聚》、潘美辰的《我想有个家》、Beyond的《海阔天空》，等等。这些歌出现的时机，经过了认真考证，既符合剧情时间线，也和剧情环环相扣，成为烘托人物命运和内心情绪的法宝。

这不是影视剧第一次还原九十年代，也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出现在九十年代。赵丽颖曾出演过韩寒电影《乘风破浪》，那个故事，也是以九十年代为背景，在《乘风破浪》里，不但出现了九十年代的服装、发型，传呼机，传呼机甚至还扮演了人物命运转变中的重要

角色，还出现了九十年代的卡拉OK歌厅，台球厅。和这一切相配的，也是九十年代的时代金曲，比如那首《在雨中》。

再往前，还有2010年后大量出现的青春片，这些青春片的故事，也多半发生在1990年代，为了还原时代气氛，也会刻意用服装、道具、场景、声音进行强调。女生宿舍里的《阮玲玉》海报、游戏机、BP机、电台热线节目，乃至剧中人的发型衣衫鞋帽，都在撩拨怀旧情绪。在某部电影中露面的那种罐装啤酒，内地已经无缘得见，剧组干脆专程去香港购买。

1990年代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还原？为什么要一次次讲述，一次次还原，大概因为，1990年代，是我们今天这一切的起点，如果要考虑因果关系，2022年的果，在1990年就种下了因。1990年代的人，受时代影响最大也最明显，他们从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，转向一个

务实的、商业的、喧闹的、充满变动的时代，而且，是首当其冲第一拨。

1990年代，也因此特别让人惆怅，因为它不是一段平顺时光中的一段，而是一个逐渐进阶、逐渐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的开端。它不只在物理上不可逆，在心理上也不可逆，当我们回望1990年代，所感受到的，绝不只是张爱玲遥望三十年前月亮时那种纯真的、唯美的怅惘，而是乾坤大挪移，是呼啸着的、嚎叫着的时代列车的无法回头。

而我们并不能长久驻足，只有一边追念，一边继续往前走，直到下一个十年，下一个三十年。今天那种新鲜的月光，或许也有一种呼啸着的诗意和怅惘。

韩松落

作家

■钱眼识人

《风吹半夏》成为这段时间的爆款，它让女一号赵丽颖有了超出85后小花的底气去塑造更有时代感的女性角色许半夏，不得不说她是有了一些幸运的“天赋”。这是一部关于赚钱的时代剧，定格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，许半夏与她的朋友们跟钢铁死磕，磕出现金也磕出大好前途。与之前的大女主戏相比，这部剧最大的卖点通俗地讲，就是赋予“搞钱”这件事一种正义感，剧中许半夏有一句台词就是，我们谁都不熟，但是我们跟钱很熟。另外，许半夏团队赚钱的背景又加上了浓重的时代滤镜，老牌的港台金曲、复古的浓妆服饰，看着亲切又遥远的道具，全部打包给2022年的观众享用，获得的是在怀旧中消解现实焦虑的抽离感。

■早闻狄声

最近网上的一则趣事，相当集中地折射了影视行业“前浪”的焦虑心态。起因是某长相甜美的女演员凭借剧崭露头角，没想到立刻有网友将她称为另一位同类型的当红女演员的“接班人”。这提法看似褒奖，但其实谁也不买账：拜托！当事双方都才二十多岁，说“接班人”，既不公平，也显荒诞。

然而，换一个角度想，影视市场更迭迅速，这类“被接班”的危机感往往无人能幸。你看，但凡演员有一两年作品空窗期，“事业粉”立刻会送上每日一问：今天看剧本了吗？进组了吗？

再回头看最近带着新剧《县委大院》回归小荧屏的胡歌，不得不感慨，这个表演生涯中爆款频出的演员，观众缘之好令人艳羡：上一部电视剧作品已经有七年之久，全力投入的《繁花》又始终不见踪影，

但是，我个人对这部剧还是有些挑剔的，那就是，为了去配合赵丽颖出演的大女主而牺牲了不少时代和生活的真实性，最终提供的也还是爽剧的价值，只要你是被挑选的主角，那么就会被编剧的金手指指哪儿打哪儿，打哪儿赢哪儿。该剧改编自阿耐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这书名其实就传递出一种残酷性。许半夏取自一种中药，“有毒性”，而她的“毒”就是目的性强和情感上的孤绝。在原著中，为了获得滩涂的租用权，想到倾倒汽车废油的办法把价格降下来，渔村的老太太咒骂做了这个事的人不得往生，许半夏听到之后心想今生都忙得顾不上，哪里想到到来生，由此可见，许半夏的资本积累些许是有一些挑战底线的。到了电视剧里，这件

脏事儿就分给了许半夏的合作伙伴，而她还很气愤地说要花不少钱去清污，最后这个合作伙伴承担了苦情戏，得了肺癌而去世。这样的设置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保持女主角的道德光环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可能引发争议的雷区，从创作者的角度我能理解，但也因此让作品变得有些畏首畏尾，甚至有一点点滑头。

为了让快速推动剧情，让观众始终感受到风驰电掣的刺激，编剧放弃了合理性的铺陈。所谓在商言商，许半夏跟人做生意，只要敢拼敢闯就无往不利，在这个过程中就把头顶上的大手抽开了，比如行业政策、舆论风向甚至连地域的文化基因，统统化为乌有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观众感觉到搞钱可能没那么难，只要人够美胆

够大就好，显然这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——靓女开店就一定日进斗金吗？

《花开半夏》只展示了我记忆中九十年代的一部分，燕舞高歌、风风火火，可也有另外一部分是真实的，生活的拮据，对前途的茫然与忧伤，相当多的普通人不会觉得九十年代就一定浪漫。因此，许半夏的成功只是特例，是传奇，依然是今时今日流行密码的重新编译，新鲜感是有了，但细品还是会感觉到一些怅然，原来普通人的命运样板与爆款无关，始终有壁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梅晓歌，会是胡歌的下一个里程碑吗

但听到他的名字，观众自然就带着期待来了。

这份观众缘，自然与胡歌的爱惜羽毛、诚意表演不无关系。在20多岁最好的年华，他演出了人们对少年侠客的想象；而立之年，他又演活了一个隐忍而大气的复仇者形象；如今他迎来了自己的40岁，《县委大院》的梅晓歌又是一个极具转型意味的角色，成熟、稳重、有魄力，观众的好奇心再一次被挑起——梅晓歌，会是胡歌的下一个里程碑吗？

平心而论，梅晓歌并不是一个容易出彩的角色。即便《县委大院》有意回避了“高大全”的叙事，观众依然默认这是一个必然会走向光明、取得成功的正面人物，角色也由此天然就少了几分意料之外的魅力。播出数日，《县委大院》中的懵懂新人林志为，“最惨干部”乔

胜利陆续出圈，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，比起亲和力、行动力出色的主人公，那些在工作与生活中糗事和麻烦不断的角色，更能让观众引起共鸣的空间。

好在，抛开人物天然的局限性，胡歌的表现稳定中有提升。看到现在，印象较深的几场戏，其实都不算是什么大开大合的戏份，但基层干部那种不能轻易流露内心所思所想，永远先观察再判断最后行动的架势，胡歌确实拿捏到位。

以梅晓歌决定去邻县借款的戏份为例，从在车里和吕青山交流时故作轻松的自嘲，到与曹立新当面交流时的低姿态，以及最终成功借款后短暂的放松，不同的情绪层次巧妙转换，一个忙于奔走、内心丝毫不敢松懈的干部形象跃然纸上。而在开大会讲述工作计划时，一句又一句的大白话来生动惊喜，尤其是一声“只要不倒

数第一，就集体烧高香吧”，凝重中又带着威慑力，连荧屏外的观者都忍不住有了点想笑又不敢笑的感觉。这个实事求是的干部形象，立住了。

胡歌曾说，要演好一个领导干部，心里得装着人、装着事。反过来想，演员也如此，得心里装着人物，装着戏，才能在观众心里积累下“信用度”。现在看来，梅晓歌或许未必会成为一个像梅长苏那样妇孺皆知的经典人物，但他依然为演员胡歌提供了丰厚的、深刻的生活与表演积累。更何况，《县委大院》刚刚开篇，梅晓歌的所思所想也才初露端倪，胡歌在后续更加全面、丰富的爆发力戏份，依然值得耐心等待。

曹凉秋

媒体人

长风新

媒体人